

宋史

---

宋史

●卷四百八十七 列传第二百四十六

◎外国三

○高丽

高丽，本曰高句骊。禹别九州，属冀州之地，周为箕子之国，汉之玄菟郡也。在辽东，盖扶余之别种，以平壤城为国邑。汉、魏以来，常通职贡，亦屡为边寇。隋炀帝再举兵，唐太宗亲驾伐之，皆不克。高宗命李勣征之，遂拔其城，分其地为郡县。唐末，中原多事，遂自立君长。后唐同光、天成中，其主高氏累奉职贡。长兴中，权知国事王建承高氏之位，遣使朝贡，以建为玄菟州都督，充大义军使，封高丽国王。晋天福中，复来朝贡。开运二年，建死，子武袭位。汉乾祐末，武死，子昭权知国事。周广顺元年，遣使朝贡，以昭为特进、检校太保、使持节、玄菟州都督、大义军使、高丽国王。显德二年，又遣使来贡，加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尉，又加太师。

建隆三年十月，昭遣其广评侍郎李兴祐、副使李励希、判官李彬等来朝贡。

四年春，降制曰：“古先哲后，奄宅中区，曷尝不同文轨于万方，覃声教于四海？顾予凉德，猥被鸿名，爰致宾王，宜优锡命。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师、玄菟州都督、充大义军使、高丽国王昭，日边钟粹，辽左推雄，习箕子之余风，抚朱蒙之旧俗。而能占云候海，奉贄充庭，言念倾输，实深嘉尚。是用赐之懿号，畴以公田，载推柔远之恩，式奖拱辰之志。于戏！来朝万里，美爰戴之有孚。柔抚四封，庶混并之无外。永保东裔，聿承天休。可加食邑七千户，仍赐推诚顺化保义功臣。”其年九月，遣使时赞等来贡，涉海，值大风，船破，溺死者七十余人，赞仅免，诏加劳恤。

开宝五年，遣使以方物来献，制加食邑，赐推诚顺化守节保义功臣。进奉使内议侍郎徐熙加检校兵部尚书，副使内奉卿崔邺加检校司农卿并兼御史大夫，判官广评侍郎康礼试少府少监，录事广评员外郎刘隐加检校尚书、金部郎中，皆厚礼遣之。

昭卒，其子佺权领国事。

九年，佺遣使赵遵礼奉土贡，以父没当承袭，来

---

听朝旨。授佑检校太保、玄菟州都督、大义军使，封高丽国王。

太宗即位，加检校太傅，改大义军为大顺军。遣左司御副率于延超、司农寺丞徐昭文使其国。佑遣国人金行成入就学于国子监。

太平兴国二年，遣其子元辅以良马、方物、兵器来贡。其年，行成擢进士第。

三年，又遣使贡方物、兵器，加佑检校太师，以太子中允直舍人院张洎、著作郎直史馆句中正为使。

四年，复遣供奉官、阁门祇候王僎使其国。五年六月，再遣使贡方物。六年，又遣使来贡。

七年，佑卒，其弟治知国事，遣使金全奉金银线罽锦袍褥、金银饰刀剑弓矢、名马、香药来贡，且求袭位。授治检校太保、玄菟州都督，充大顺军使，封高丽国王，以监察御史李巨源、《礼记》博士孔维奉使。

雍熙元年，遣使韩遂龄以方物来贡。二年，加治检校太傅，遣翰林侍书王著、侍读吕文仲充使。

三年，出师北伐，以其国接契丹境，常为所侵，遣

---

监察御史韩国华赍诏谕之曰：‘朕诞膺丕构，奄宅万方，华夏蛮貊，罔不率俾。蠢兹北裔，侵败王略，幽蓟之地，中朝土疆，晋、汉多虞，夤缘盗据。今国家照临所及，书轨大同，岂使齐民陷诸犷俗？今已董齐师旅，殄灭妖氛。惟王久慕华风，素怀明略，效忠纯之节，抚礼义之邦。而接彼边疆，罹于蚕毒，舒泄积愤，其在兹乎！可申戒师徒，迭相犄角，协比邻国，同力荡平。奋其一鼓之雄，戡比垂亡之寇，良时不再，王其图之！应俘获生口、牛羊、财物、器械，并给赐本国将士，用申赏劝。’”

先是，契丹伐女真国，路由高丽之界。女真意高丽诱导构祸，因贡马来诉于朝，且言高丽与契丹结好，倚为势援，剽略其民，不复放还。洎高丽使韩遂龄入贡，太宗因出女真所上告急木契以示遂龄，仍令归白本国，还其所俘之民。治闻之忧惧，及国华至，令人言于国华曰：

前岁冬末，女真驰木契来告，称契丹兴兵入其封境，恐当道未知，宜豫为之备。当道与女真虽为邻国

---

，而路途遐远，彼之情伪，素知之矣，贪而多诈，未之信也。其后又遣人告曰，契丹兵骑已济梅河。当道犹疑不实，未暇营救。俄而契丹云集，大击女真，杀获甚众，余族败散逃遁，而契丹压背追捕，及于当道西北德昌、德成、威化、光化之境，俘擒而去。时有契丹一骑至德米河北，大呼关城戍卒而告曰：“我契丹之骑也，女真寇我边鄙，率以为常，今则复仇已毕，整兵回矣。”当道虽闻师退，犹忧不测，乃以女真避兵来奔二千余众，资给而归之。

女真又劝当道控梅河津要，筑治城垒，以为防遏之备，亦以为然。方令行视兴功，不意女真潜师奄至，杀略吏民，驱掠丁壮，没为奴隶，转徙他方。以其岁贡中朝，不敢发兵报怨，岂期反相诬构，以惑圣听。当道世稟正朔，践修职责，敢有二心，交通外国？况契丹介居辽海之外，复有大梅、小梅二河之阻，女真、渤海本无定居，从何径路，以通往复？横罹谗谤，愤气填膺，日月至明，谅垂昭鉴。

间者，女真逃难之众，罔不存恤，亦有授以官秩

---

，尚在当国，其职位高者有勿屈尼于、郝元、尹能达、郝老正、卫迦耶夫等十数人。欲望召赴京阙，与当道入贡之使庭辩其事，则丹石之诚，庶几昭雪。

国华诺之，乃命发兵西会。治迁延未即奉诏，国华屡督之，得报发兵而还，具录女真之事以奏焉。十月，遣使朝贡，又遣本国学生崔罕、王彬诣国子监肄业。

端拱元年，加治检校太尉，以考功员外郎兼侍御史知杂吕端、起居舍人吕祐之为使。

二年，遣使来贡，诏其使选官侍郎韩蕡、副使兵官郎中魏德柔并授金紫光禄大夫，判官少府丞李光授检校水部员外郎。先是，治遣僧如可赍表来覲，请《大藏经》，至是赐之，仍赐如可紫衣，令同归本国。

淳化元年三月，诏加治食邑千户，遣户部郎中柴成务、兵部员外郎直史馆赵化成往使。其国俗信阴阳鬼神之事，颇多拘忌，每朝廷使至，必择良月吉辰，方具礼受诏。成务在馆逾月，乃遗书于治曰：“王奕叶藩辅，尊奖王室，凡行大庆，首被徽章。今国家特驰信使，以申殊宠，非止历川涂之绵邈，亦复蹈溟海之艰危，

---

---

皇朝眷遇，斯亦隆矣。而乃牵于禁忌，泥于卜数，眩惑日者之浮说，稽缓天子之命书。惟典册之垂文，非卜祝之能晓，是以《书》称上日，不推六甲之元辰；《礼》载仲冬，但取一阳之嘉会。粲然古训，足以明稽，所宜改图，速拜君赐。倘凤綵无滞，克彰拱极之诚；则龙节有辉，免貽辱命之责。谨以诚告，王其听之。”治览书惭惧，遣人致谢焉。会霖雨不止，仍以俟霁为请。成务复遗书以责之，治翌日乃出拜命。

二年，遣使韩彦恭来贡。彦恭表述治意，求印佛经，诏以《藏经》并御制《秘藏诠》、《逍遥咏》、《莲华心轮》赐之。

四年正月，治遣使白思柔贡方物并谢赐经及御制。二月，遣秘书丞直史馆陈靖、秘书丞刘式为使，加治检校太师，仍降诏存问军吏耆老。靖等自东牟趣八角海口，得思柔所乘海船及高丽水工，即登舟自芝冈岛顺风泛大海，再宿抵瓮津口登陆，行百六十里抵高丽之境曰海州，又百里至閤州，又四十里至白州，又四十里至其国。治迎使于郊，尽藩臣礼，延留靖等七十余日而还

---

---

，遗以裘衣、金带、金银器数百两、布三万余端，附表称谢。

先是，三年，上亲试诸道贡举人，诏赐高丽宾贡进士王彬、崔罕等及第，既授以官，遣还本国。至是，靖等使回，治上表谢曰：“学生王彬、崔罕等入朝习业，蒙恩并赐及第，授将仕郎、守秘书省校书郎，仍放归本国。窃以当道荐修贡奉，多历岁年，盖以上国天高，遐荒海隔，不获躬趋金阙，面叩玉阶，唯深拱极之诚，莫展来庭之礼。彬、罕等幼从匏系，嗟混迹于岬夷；不惮蓬飘，早宾王于天邑。缁袍短褐，玉粒桂薪，堪忧食贫，若为卒岁。皇帝陛下天慈照毓，海量优容，丰其馆谷之资，勖以艺文之业。去岁高悬轩鉴，大选鲁儒，彬、罕接武泽宫，敢萌心于中鹄；滥巾英域，空有志于羡鱼。陛下以其万里辞家，十年观国，俾登名于桂籍，仍命秩于芸台；悯其怀土之心，慰以倚门之望，别垂宸旨，令归故乡。玄造曲成，鸿恩莫报，臣不胜感天戴圣之至。”

又有张仁铨者，进奉使白思柔之孔目吏也，上书献

---

---

便宜。思柔意其持国阴事以告，仁铨惧不敢归。上命靖等领以还国，仍诏治释仁铨罪。治又上表谢曰：“官告国信使陈靖、刘式至，奉传圣旨，以当道进奉使从行孔目官张仁铨至阙，辄进便宜，翻怀忧惧，今附使臣带归本国者。仁铨嵎宅细民，海门贱吏，获趋上国，敢贡愚诚，罔思狂瞽之尤，辄奏权宜之事，妄尘旒冕，上黷朝廷。今者，仰奉纶言，释其罪罟。小人趋利，岂虞僭越之求，圣主宽恩，远降哀矜之命。其张仁铨者已依诏旨放罪，令掌事如故。”又上言愿赐板本《九经》书，用敦儒教，许之。

先是，式等复命，治遣使元证衍送之，证衍至安香浦口，值风损船，溺所赍物。诏登州给证衍文据遣还，仍赐治衣段二百匹、银器二百两、羊五十口。

五年六月，遣使元郁来乞师，诉以契丹寇境。朝廷以北鄙甫宁，不可轻动干戈，为国生事，但赐诏慰抚，厚礼其使遣还。自是受制于契丹，朝贡中绝。

治卒，弟诵立。尝遣兵校徐远来候朝廷德音，远久不至。

---

咸平三年，其臣吏部侍郎赵之遴命牙将朱仁绍至登州侦之，州将以闻，上特召见仁绍。因自陈国人思慕皇化，为契丹羁制之状，乃赐诵函诏一道，令仁绍赍还。

六年，诵遣使户部郎中李宣古来朝谢恩，且言：“晋割燕蓟以属契丹，遂有路趣玄菟，屡来攻伐，求取不已，乞王师屯境上为之牵制。”诏书优答之。

诵卒，弟询权知国事。先是，契丹既袭高丽，遂筑六城曰兴州、曰铁州、曰通州、曰龙州、曰龟州、曰郭州于境上。契丹以为贰己，遣使来求六城，询不许。遂举兵，奄至城下，焚荡宫室，剽劫居人，询徙居升罗州以避之。兵退，乃遣使请和。契丹坚以六城为辞，自是调兵守六城。

大中祥符三年，大举来伐，询与女真设奇邀击，杀契丹殆尽。询又于鸭绿江东筑城，与来远城相望，跨江为桥，潜兵以固新城。

七年，方遣告奏使御事工部侍郎尹证古以金线织成龙凤鞍并绣龙凤鞍幙各二幅、细马二匹、散马二十匹来

---

贡。证古还，赐询诏书七通并衣带、银彩、鞍勒马等。

八年，诏登州置馆于海次以待使者。其年，又遣御事民官侍郎郭元来贡。元自言：“本国城无垣墙，府曰开城，管六县，民不下三五千。有州军百余，置十路转运司统之。每州管县五六，小者亦三四，每县户三四百。国境南北千五百里，东西二千里。军民杂处，隶军者不黥面。方午为市，不用钱，第以布米贸易。地宜粳稻，风俗颇类中国。无羊、兔、橐驼、水牛、驴。气候少寒，暑差多。有僧，无道士。民家器皿，悉铜为之。乐有二品：曰唐乐，曰乡乐。三岁一试举人，有进士、诸科、算学，每试百余人，登第者不过一二十。每正月一日、五月五日祭祖祢庙。又正月七日，家为王母像戴之。二月望，僧俗燃灯如中国上元节。上巳日，以青艾染饼为盘羞之冠。端午有秋千之戏。士女服尚素。地产龙须席、藤席、白硃纸、鼠狼尾笔。”元辞貌恭恪，每受宴赐，必自为谢表，粗有文采，朝廷待之亦厚。九年，辞还，赐询诏书七函，袭衣、金带、器币、鞍马及经史、历日、《圣惠方》等。元又请录《国朝登科记》

---

及所赐御诗以归，从之。

天禧元年，遣御事刑官侍郎徐讷奉表献方物于崇政殿，又贺封建寿春郡王。

三年九月，登州言高丽进奉使礼宾卿崔元信至秦王水口，遭风覆舟，漂失贡物，诏遣内臣抚之。十一月，元信等入见，贡罽锦衣褥、乌漆甲、金饰长刀匕首、罽锦鞍马、纁布、药物等，又进中布二千端，求佛经一藏。诏赐经还布，以元信覆溺匮乏，别赐衣服、繒彩焉。明州、登州屡言高丽海船有风漂至境上者，诏令存问，给度海粮遣还，仍为著例。

五年，询遣告奏使御事礼部侍郎韩祚等一百七十九人来谢恩，且言与契丹修好，又表乞阴阳地理书、《圣惠方》，并赐之。

金行成者，累官至殿中丞，治表乞放还。行成自以筮仕朝廷，不愿归本国。又以父母垂老，在海外旦暮思念，恨禄不及，令工图其像置正寝，与妻史氏居旁室，晨夕定省上食，未尝少懈。淳化初，通判安州。被病，知州李范与僚佐数人省之，行成病已笃，泣且言

---

曰：“行成外国人，为朝官，佐郡政，病且死，未有以报主恩，虽瞑目固有遗恨。二子宗敏、宗讷皆幼，家素贫，无他亲可依，旦暮委沟壑矣。”未几，行成死，其妻养二子，誓不嫁，织履以给。范表其事，诏以宗敏补太庙斋郎，令安州月给其家钱叁缗、米五斛，长吏岁时存问。

又高丽信州永宁人康戩，字休祐，父允，三世为兵部侍郎。戩少好学，时纥升与契丹交兵，戩从允战木叶山下，连中二矢，神色不变。后陷契丹，遁居墨斗岭，又至黄龙府，间道得归高丽，时允犹在。开宝中，允遣戩随宾贡肄业国学。太平兴国五年，登进士第，解褐大理评事，知湘乡县，再迁著作佐郎，知江阴军、江州。历官以清白干力闻，改太常博士。苏易简在翰林，称其吏才，命为广南西路转运副使，赐绯鱼，就迁正使，再转度支员外郎、户部判官。出知峡、越二州，连被诏褒其能政。又为京西转运使，加工部郎中，赐金紫。戩所至好行事，上章多建白，以竭诚自任。景德三年，卒，真宗特以其子希龄为太常寺奉礼郎

---

，给奉终丧。

乾兴元年二月，祚等辞归国，赐询如故事。会真宗晏驾，又赍遗物以赐询。

天圣八年，询复遣御事民官侍郎元颖等二百九十三人奉表入见于长春殿，贡金器、银鬪刀剑、鞍勒马、香油、人参、细布、铜器、硫黄、青鼠皮等物。明年二月辞归，赐予有差，遣使护送至登州。其后绝不通中国者四十三年。

询孙徽嗣立，是为文王。

熙宁二年，其国礼宾省移牒福建转运使罗拯云：“本朝商人黄真、洪万来称，运使奉密旨，令招接通好。奉国王旨意，形于部述。当国僻居旸谷，邈恋天朝，顷从祖祢以来，素愿梯航相继。蕞尔平壤，迹于大辽，附之则为睦邻，疏之则为勍敌。虑边骚之弗息，蓄陆訾以靡遑。久困羈縻，难图携贰，故违述职，致有积年。屡卜云祥，虽美圣辰于中国；空知日远，如迷旧路于长安。运属垂鸿，礼稽展庆。大朝化覃无外，度豁包荒，山不谢乎纤埃，海不辞于支派。谨当遵寻通道，揣赴

---

稿街，但兹千里之传闻，恐匪重霄之纡眷。今以公状附真、万西迁，俟得报音，即备礼朝贡。”徽又自言尝梦至中华，作诗纪其事。三年，拯以闻，朝廷议者亦谓可结之以谋契丹，神宗许焉，命拯谕以供拟腆厚之意。徽遂遣民官侍郎金悌等百十人来，诏待之如夏国使。

往时高丽人往反皆自登州，七年，遣其臣金良鉴来言，欲远契丹，乞改涂由明州诣阙，从之。郡县供顿无旧准，颇扰民，诏立式颁下，费悉官给。又以其不迩华言，恐规利者私与交关，令所至禁止。徽问遗二府甚厚，诏以付市易务售缣帛答之。又表求医药、画塑之工以教国人，诏罗拯募愿行者。

九年，复遣崔思训来，命中贵人仿都亭西驿例治馆，待之寝厚，其使来者亦益多。尝献伶官十余辈，曰：“夷乐无足观，止欲润色国史尔。”帝以其国尚文，每赐书诏，必选词臣著撰而择其善者。

元丰元年，始遣安焘假左谏议大夫、陈睦假起居舍人往聘。造两舰于明州，一曰凌虚致远安济，次曰灵飞

顺济，皆名为神舟。自定海绝洋而东，既至，国人欢呼出迎。徽具袍笏玉带拜受诏，与焘、睦尤礼，馆之别宫，标曰顺天馆，言尊顺中国如天云。徽已病，仅能拜命，且乞医药。

二年，遣王舜封挟医往诊治。徽又使柳洪来谢，海中遇风，失所贡物。洪上章自劾，敕书安慰。寻献日本所造车，曰：“诸侯不贡车服，故不敢与土贡同进。”前此贡物至。辄下有司估直，偿以万缗，至是命勿复估，以万缗为定数。

六年，徽卒，在位三十八年，治尚仁恕，为东夷良主。然犹循其俗，王女不下嫁臣庶，必归之兄弟，宗族贵臣亦然。次子运谏，以为既通上国，宜以礼革故习。徽怒，斥之于外。讣闻，天子闵焉，诏明州修浮屠供一月，遣杨景略、王舜封祭奠，钱勰、宋球吊慰。景略辟李之仪书状，帝以之仪文称不著，宜得问学博洽、器宇整秀者召赴中书，试以文乃遣。又以远服不责其备，谕使者以相见之所殿名、鸱吻，皆听勿避。

徽子顺王勋嗣，百日卒。弟宣王运嗣。运仁贤好

---